摘　要

中医针灸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基柱之一。中医针灸历史悠久，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上饶市信州火针是中医针灸中的一种，以其独特的治疗手法和显著的疗效闻名。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和田野调查法，以非遗视角考察，分析和研究信州火针的传承、保护与发展现状。本文主要通过对文献资料梳理、信州火针中医馆的实地考察，介绍信州火针的历代传承、基本特征、操作流程与保护现状等，发现其传承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合理化建议，从而合理规划信州火针非遗的发展前景，呼吁社会各界的关注与参与保护。

概言之，本文主要基于这些部分展开研究：首先对信州火针的选题价值、研究现状与文献综述、研究对象及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目的和意义等方面进行分别阐述；其次是对火针的历史渊源进行梳理，再次是通过对上饶市信州区相关非遗保护单位、信州火针传承人、患者和愈者等访谈调查，梳理信州火针的传承谱系、特色疗法以及存在问题；最后提出实现信州火针传承与发展的具体对策和建议，以期望推动信州火针的有序传承与良好发展。

结论是传统医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是中医针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需要科学性和文化性并重。针灸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需要以非遗保护单位为桥梁，共同衔接非遗传承人和卫健部门、医疗机构，与之构建一个和谐安全的行医平台，让中医针灸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关键词：非物质文化遗产；信州火针；传承；发展

Abstract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is one of the indispensable pillars in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has a long history. Shangrao Xinzhou Fire-Acupuncture, a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Jiangxi Province, is also one of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which is famous for its unique treatment techniques and remarkable curative effects. The paper adopt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and field research method to analyze and study the inheritance, protection and development status of Xinzhou Fire-Acupunc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paper mainly introduces the inheritanc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peration process, and protection status of Xinzhou Fire-Acupuncture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on-site investigation at Xinzhou Fire-Acupunctur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Museum. It identifies the problems in its inheritance and proposes reasonabl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lan the development prospects of Xinzhou Fire-Acupunctur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reasonably, and calls for the attention and protection participation of all sectors of society.

Based on the above, the paper mainly conducts research from the following parts: Firstly, it elaborates on the topic value, research status and 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objects and content, research methods, research objectives and significance of Xinzhou Fire-Acupuncture; Secondly, it is to sort out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Fire-Acupuncture. Once again, through interviews and surveys with releva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units, inheritors of the Fire-Acupuncture in Xinzhou District, Shangrao City, and patients who have recovered, it is to sort out the inheritance lineage, characteristic therapie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Fire-Acupuncture in Xinzhou; Then, specific strategies and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to achiev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Xinzhou Fire-Acupunctur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orderly inheritance and good development of Xinzhou Fire-Acupuncture.

The conclusion is that the inheritance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traditional medicine, especially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moxibus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needs to be both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moxibustion needs to take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unit as a bridge, jointly connect the inheritors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ealth departments and medical institutions, and jointly build a harmonious and safe medical practice platform, so that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of acupuncture and moxibustion and moxibus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an be inherited.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Xinzhou Fire-Acupuncture;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目　录

摘　要 I
Abstract II
目　录 IV
1　绪　论 1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1
1.2　研究综述 3
1.2.1 针灸和火针相关研究 3
1.2.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 5
1.2.3 “后申遗时代”针灸非遗研究 10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14
1.3.1 研究方法 14
1.3.2 研究框架 16
1.4 创新点和不足 16
2　火针和“信州火针”传承的历史溯源 17
2.1　火针的历史源流和历史传承 17
2.1.1 火针传世文献的知识考古 17
2.1.2 针灸传承的出土文物考证 19
2.1.3 针灸传承的出土文献要览 20
2.2 火针疗法传承的历史源流 21
2.2.1 火针疗法变迁的历史文献记载 21
2.2.2 火针疗法的当代文献记载 22
2.3 信州火针与江西席弘针灸学派历史溯源 23
2.3.1 席弘与席弘学派 24
2.3.2 信州火针与江西针灸学派的关系推测 25
2.4 小结 25
3　“后申遗时代”信州火针田野调查 27
3.1 初访纪氏传人及微信调研 27
3.2 访信州文化馆——信州火针申遗单位 31
3.3 访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信州火针保护单位 33
3.4 再访信州火针和其传人纪学军 36

3.5 小结 38
4 “后申遗时代”信州火针传承现状及问题分析 40
4.1 信州火针的传承谱系分析 40
4.1.1 信州火针家传谱系 40
4.1.2 信州火针师传谱系 42
4.2 信州火针疗法的个性和地方特征分析 43
4.2.1 信州火针的个性和地方特征分析 43
4.2.2 信州火针操作的流程特征 44
4.3 “后申遗时代”信州火针传承问题分析 48
4.3.1 信州火针谱系传承中存在的问题 48
4.3.2 中医针灸隐性知识传承困难 49
4.3.3 传承文化性和科学性话语的分裂 50
4.3.4 传承中“道”与“用”的冲突 50
4.4.5 执医资格获取难与诊疗费过低 51
4.4 小结 51
5 “后申遗时代”信州火针保护和发展对策建议 53
5.1 保护信州火针非遗的政策支持 53
5.1.1 加强政策扶持，促进阳光护航 53
5.1.2 落实规章制度，获得地方政府扶持 55
5.2 面向社会传承和收入多元化 56
5.3 加强针灸隐性知识和医案的数字化 57
5.4 实现中医针灸地方话语的跨越 58
5.4.1 突破地域限制创新发展 58
5.4.2 各针灸流派不惧竞争加强合作 58
6 结 论 60
参考文献 62
致 谢 69
在读期间公开发表论文（著）及科研情况 70

1 绪 论

1.1 选题背景和意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可简称为“非遗”）运动的兴起是为了保护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对其传承机制、方式和发展研究非常重要。2011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2号）指出，鼓励和支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传承，并对认定代表性传承人的条件作出了具体的规定。同时，规定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应该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支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

中医针灸作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以天人合一的整体观为根本，以经脉腧穴思想为指引，运用针具和艾叶等主要器材和原料，通过刺入或熏灼身体特定部位，以调节人体平衡状态而达到保健和治疗的传统知识与实践。[①] 中医针灸在当代临床治疗中疗效仍然显著，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遗名录，2010年以“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类别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针灸进一步走向世界，今天在“后申遗时代”对针灸文化的传承和发扬更加任重道远。

中医针灸2006年成功入选国家级名录之后，也即所谓“后申遗时代”，学界认为，“2014年7月第四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公布，标志着我国‘非遗’保护工作进入‘后申遗时代’”。[②] “后申遗时代”概念的出现，不仅是指当下非遗保护、保存宏观的社会背景，本质上是对之前“申遗热”的重审和反思。非遗保护传承和发展的十余年间出现了一些问题，最根本的就是非遗的非遗话语与地方话语的冲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存续一般是建构在地方性的表达之上，非遗的地方性来自于其地方社会文化的“文法”，“有同一个文化的文法”是人们能够彼此之间进行表达、交流和理解的基础。[③] 但在现代语境下，这种表述正在受到冲击——在传统与当代、地方化与标准化之间，面临着存亡与变革的抉择困境。[④] 如何保护中医针灸非遗的地方性？传承中医针灸地方性的方法和路径是什

[①]朱兵、黄龙祥：《“中医针灸”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文本解析》，《中国针灸》,2011年第3期，第193-197页。

[②]段友文、郑月：《“后申遗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参与》，《文化遗产》,2015年第5期，第1-10页。

[③]麻国庆：《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学术研究》,2015年第5期，第35-41页。

[④]朱伟：《现代语境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表达与叙事》，《文化遗产》,2021年第1期，第1-8页。

么？本文正是借助地方性的中医针灸——“信州火针”来考察人类非遗在后申遗时代的传承和发展问题。实际上是中医针灸、中医诊法、中医传统制剂方法又或中药炮制技术等，它们本应是在一个共同的哲学、宇宙观层面下的“技术”，是一种“道用”。[①] 但是这个“道”的层面面临危机，这个“道”就是中医针灸文化，本文就是要讨论“后申遗时代”针灸传承和发展在“道”和“用”两个层面的诉求。

“信州火针”正是一种地方性的火针疗法。火针又称燔针、烧针，与冷针、白针相对比，其疗法源远流长，早在《黄帝内经》的《灵枢·官针》中就记有：“焠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②] 张仲景的《伤寒论》中也论述了火针的适应证和不宜用火针医治的病候，孙思邈的《千金翼方》中有“处疖痈疽，针惟令极热”[③] 的论述等。通俗来讲，火针疗法是将特制的针具用火烧红针体后，采用一定的手法，灼刺人体一定的腧穴或病灶部位，从而达到祛疾除病目的的一种医疗方法。“信州火针”目前流传于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域，当地气候潮湿降水多，居民易患风湿疼痛病，而火针可以对症治疗。江西也曾有中医针灸流派，如席弘学派、旰江医学，信州火针与这里流派的关系也有待考证。

今天对“信州火针”的发现、记载和保护也正是得益于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保存的加强。也得益于我国政府近年来大力发展和推广传承中医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2019）《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关于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重大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法[2023]3号）等，对此，从“信州火针”研究中医针灸的传承，甚至延伸到中医药文化的传承的，非常有意义。“信州火针”2008年成为上饶市第一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10年6月被确定为江西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并认定了两个层次的代表性非遗传承人。

火针简单便捷、效果显著，“信州火针”如今作为一项地方医术、一种民间文化，对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保障一方百姓身体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还有笔者撰写此论文还因为一是参与导师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医针灸”非遗档案跨社群整合研究》（批准号22BTQ082）（2022），由此认识了很多中医针灸的民间高人，二是笔者外祖父也曾是民间中医师，但已经蒙上历史的尘埃，这篇论文之旅也是笔者寻祖问宗之旅，是笔者树立民族文化自信之旅。

具体来说，研究“信州火针”非遗的传承和发展研究具有下面的重要意义。

其一，理论意义，本文研究有助于我们在“后申遗时代”更好地理解和实现

[①]林敏霞：《道—学—技—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图式建构的“中医”启示》，《文化遗产》,2014年第6期，第103-110页。

[②]（宋）史崧重编：《灵枢经》，南宁：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16年，第20页。

[③]林燕、李建编：《千金翼》，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7年，第45页。

中医针灸文化的传承机制，希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中医针灸”非遗传承和保护在学术理论上的不足，为其将来的传承从微观观察角度提供理论基础。

其二，实践意义，近年来国家对传统中医药文化的高度重视，陆续提出各项政策保护传承传统中医药文化，传承发展中医药文化，不仅是政府的义务，也是每个中医药工作者的责任，普通百姓作为传统中医药的受惠人群，也要积极保护传统中医药，学习和支持传统中医药。“信州火针”虽然只是江西省省级非遗项目，但它的活态传承和发展道路却困难重重。本文在实际调研的基础上，与传承人形成友好的合作关系，共同讨论信州火针传承现状和发展前景，有利于政府部门进一步细化对于传统中医药类非遗项目的相关政策。

本文的研究内容是以“信州火针”为具体考察对象，将从静态和动态两方面，对申遗后的“信州火针”的传承方式进行研究，探析其传承方法和路径，甚或中医针灸非遗的文法。本文中，静态考察即是对中医针灸古籍以及相关火针理论的文献记载与传承的考察，动态考察就是对信州火针传承人口传心授的方式传承家术的考察，本文更侧重探讨以传承人为载体的中医针灸活态传承问题，因此文献的收集也主要围绕中医针灸活态传承方式或针灸手法流程进行，目的是让中医针灸传承更好地延续、传承、保护和发展下去，传至更久远。

1.2 研究综述

本文主要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中医针灸传承保护研究方面进行综述，以期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有所突破和创新。

1.2.1 针灸和火针相关研究

首先是古代典籍方面。先秦时期所传的《黄帝内经》是最早对于针灸理论的记载；汉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扩大了火针的主治范围，补充了火针的禁忌症的内容。晋代陈延之《小品房》首次提出“火针”一词，同时代皇甫谧《针灸甲乙经》中较详细地论述火针的用法和疗效。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将火针用于外科治疗，宋代王执中《针灸资生经》主要是记载了火针的诊疗经验，明代高武《针灸聚英》是对火针疗法的全面论述，也是古代火针研究必读的典籍之一，至清代李学川《针灸逢源》继承前人学术思想对火针进行总结性研究论述。

其次当代著作方面。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刘保延 (1994) 在其著作《火针》中系统讲解了火针疗法并对火针在临床应用中的原理进行了系统的论述。[①] 哈尔滨中医药大学郑学良教授（1995）同样围绕“火针”进行了论述，并曾邀约信州火针纪氏传人纪绍宗前往北京讨论火针疗法。[②] 首届中国“国医大师”、中

[①]刘保延编：《火针》，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2-11页。

[②]郑学良、申俊军编：《中华火针疗法》，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1-18页。

医针灸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贺普仁（1998）的《火针疗法图解》是“火针研究”的必读著作，[①] 郑学良教授的《中华火针疗法》则是开创了世界火针疗法的新纪元。广州中医药大学的柴铁劬（2006）将火针疗法分为基础篇和治疗篇，基础篇对火针疗法的作用机理及适用范围以及操作常规做了介绍，治疗篇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皮肤科等类对火针疗法做了具体的说明。[②] 山西省针灸医院田文海（2007）则是主要介绍了山西省老中医针灸专家师怀堂的经验，此书可以作为个案的临床诊疗研究，与上述的“火针研究”基本读物相结合，[③]等等。

可以说，当代有关火针疗法研究的著作蔚为大观，笔者尝试总结如下表：

表1-1： 当代火针研究主要著作一览

著作名称	作者	研究概括	年份	出版社
《中医基础与火针在临床上的应用》	由福山	简述中医基础理论、药性方剂、治验秘方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火针的起源、发展和应用。	1993	兰州大学出版社
《火针》	刘保延	此书对火针的原理到临床应用诸多方面进行了论述。	1994	中医古籍出版社
《中华火针疗法》	郑学良 申俊军	此书对火针的基本历史进行了溯源，总结了系统介绍了火针的操作流程。	1995	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
《火针疗法图解贺氏针灸三通法之一》	贺普仁	此书是当代火针疗法学习必备的参考书之一，而贺氏针灸三通法则是开创了火针疗法的新纪元。	1998	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
《火针疗法》	柴铁劬	本书分为基础篇和治疗篇。基础篇对火针疗法的作用机理及适用范围以及操作常规做了介绍。治疗篇按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皮肤科等类对火针疗法做了具体的说明。	2006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新九针火针疗法》	田文海	本书主要介绍了山西老中医针灸专家师怀堂的经验。	2007	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

[①]贺普仁编：《火针疗法图解——贺氏针灸三通法之一》，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

[②]柴铁劬编：《火针疗法》，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年，第2-11页。

[③]田文海著：《新九针火针疗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4-15页。

				人民卫
《火针等刺法入门》	侯中伟	本书主要介绍针灸学中针刺法的基本知识，便于学习掌握。	2008	生出版社
《火针临床应用》	回克义	编者收集了国内大量的文献资料，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应用火针的经验和体会，编写了这本《火针临床应用》，以促进火针疗法的应用和发展。	2009	中医古籍出版社
《火针疗法》	林国华 李丽霞	本书分为基础知识与临床应用两大部分。上篇火针的基础知识；下篇为火针的临床应用经验。	2012	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
《火针疗法完全图解》	吴中朝 王彤	详细介绍了火针疗法的作用机制、功效及具体操作手法，并收录了100种常见疾病火针治疗及保健处方。	2013	人民军医出版社
《火针疗法》	杨光	系统介绍火针的临床应用。	2014	中国中医药出版社
《中医火针疗法》	张振龙	该书是对火针发展历史和临床操作的基本介绍，并且介绍并引入贺普仁教授对火针“温通法”的相关理论和经验总结。	2014	中医古籍出版社

最后，再以“火针”为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万方、维普等数据库和读秀平台进行搜索，截止2022年12月30日，一共搜索到文献2357篇文献数据，这些文献始于1958年，2007年至2022年为上升期。这些文献中期刊和硕博论文占多数，报纸和书籍类的文献相对较少，期刊、硕博论文主要围绕火针的临床研究展开，有关火针的研究主要是介绍火针疗法，特点以及医者的火针临床的经验和体会，因为这些论文专业性较强，在此不一一展开介绍。

1.2.2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

第一非遗中文论著方面。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已经走过数十年，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研究成果在我国已经十分丰富，2023年1月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CNKI）检索，学术期刊论文高达7952篇，第一篇出现在2004年，曾逐年增加的趋势，高峰出现在2019、2020、2021年，这三年每年度有700多篇；再单以此主题检索学位论文，有1201篇，主要是硕士论文，学位授予单位主要有中国艺术研究院、华中师范大学、山东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云

南大学、中南民族大学、广西师范大学等。同时，笔者发现，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论文，涉及学科广泛，比如有音乐、舞蹈、美术、轻工业、体育、旅游、新闻传播、教育等，而与博物馆学、考古学相关的论文显示不足20篇。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研究是多学科关注的问题，而考古学与博物馆学也是综合性学科，需要对相关学科触类旁通，比如本文的中医学、针灸学，对其传承研究也需要跨学科知识。

在此，本文将引述核心期刊所发表的相关文献以及相关硕博论文，还有一些论著观点也摘要引述。

在非遗概念缘起方面，原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向云驹较早向国内系统地介绍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的相关理论、国际标准以及进行形态对接和转换的学者[①]。乔晓光（2004）算得上是“活态”理念最早的提出者，他认为：“活态就是对生活的一种追求及需要，它在民间并不是孤立存在的，是人们通过集体活动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活态理念”。[②]李春霞系统梳理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遗产体系”及其保护运动的源起和游戏规则。[③]

在非遗的国家话语和地方话语方面，老一辈民俗学家乌丙安（2004）展开对旧有遗产观的批判，积极助推“非遗”名录的申报。[④]高丙中（2013）研究“非遗”新话语代表的价值理念如何刷新旧有的文化革命的陈腐观念，尝试从公民社会的培育、文化生态的营造诸多方面建构民间文化在转型期国家文化建设中的作用。[⑤]麻国庆（2014）探讨了民间文化是如何以“非遗”这一身份进入国家话语体系，从而对社会文化进行重塑的过程。[⑥] 有一些硕博论文讨论相关内容，如陈亮（2009）认为“非遗”传承必须以政府为主导力量，依照保护法,积极建设一条符合当前社会环境的保护文化遗产的“非遗”保护与传承之路。[⑦] 祝昇慧(2016)深入思考“后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代民间文化的命运及民俗学学科的道路问题，在对民间文化的边缘性、起源性、流动性、混沌性、主体性再认识的基础上，主张“重归在野之学”的路径。[⑧]同时，反思遗产化运动的话语研究也是始终伴随

[①]向云驹著：《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②]乔晓光著：《活态文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初探》，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6页。

[③]李春霞著：《遗产：源起与规则》，.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8年。

[④]乌丙安：《把俗信与迷信区别开来》，《中国民族报》，2004年第12期，第7页。

[⑤]高丙中：《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文化革命的终结》，《开放时代》，2013年第5期，第143-152页。

[⑥]麻国庆、朱伟：《社会主义新传统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开放时代》，2014年第6期，第153-167页。

[⑦]陈亮：《政府主导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以陆丰正字戏为例》，华南理工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⑧]祝昇慧：《重归在野之学——非物质文化遗产话语》，天津大学博士论文，2016年。

着“非物质文化遗产”运动，如李军（2005）揭示“文化遗产”概念背后隐藏的东西方文明的冲突[①]；彭兆荣（2008）从遗产学和遗产运动的角度系统地介绍了遗产理论，反思遗产的表述、归属、政治等复杂关系[②]；澳大利亚学者劳拉简·史密斯（Laurajane Smith，2014）将话语分析引入遗产学领域，对“权威化遗产话语”展开批判[③]，等等。

在非遗传承人研究方面，国内针对非遗传承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传承人的概念和认定、现状、保护、传承模式等方面。祁庆富（2006）强调传承人是非遗保护的重要一环，传承不仅要了解传承的表面含义还要理解其深刻内涵[④]；苑利（2012）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做了明确定义，将传承人限定于亲自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产品制作、表演等传承活动，并有意愿将自己所具备的非遗技能传授给政府指定人群的自然人或相关群体，而其他相关人员都不属于传承人，强调传承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起到直接关键作用，必须予以重视，但在传承过程中要避免“传承主体”被“保护主体”所取代[⑤]。田艳（2013）则认为传承人范围较广，既可以是非遗的创造者、实践者，也包括非遗的相关人员，如非遗管理者、热心学习非遗技艺的人员等，认为他们构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群众基础[⑥]。夏华丽（2018）是综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相关研究，并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现状和传承的困境和挑战、传承人在其中的主体责任、保护内容、方式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传承人进行保护的建议。[⑦]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制度和方法方面，刘晓春（2012）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出发，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制度的相关优缺点[⑧]；刘秀峰和刘朝晖以田野调查所得材料，反思代表性传承人制度在实践中存在的选拔问题、国家补助经费处理问题和传承人更替机制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措施和政策建议[⑨]。董杰（2012）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的申报、以及法律认定、地

---

①李军：《什么是文化遗产？——对一个当代观念的知识考古》，《文艺研究》，2005年第4期，第123-131页。

②彭兆荣：《遗产学与遗产运动：表述与制造》，《文艺研究》，2008年第2期，第84-91页。

③劳拉简·史密斯、侯松：《反思与重构：遗产、博物馆再审视》，《东南文化》，2014年第2期，第11-16页。

④祁庆富：《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传承及传承人》，《西北民族研究》，2006年第3期，第114-123页。

⑤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研究》，《厦门理工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第1-5页。

⑥田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探究》，《政法论坛》，2013年第4期，第81-90页。

⑦夏华丽著：《论非物质文化传承人的保护》，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⑧刘晓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思想战线》，2012年第6期，第53-60页。

⑨刘秀峰、刘朝晖：《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代表性传承人制度:来自田野的调查与思考》，《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66-74页。

位获得等方面进行研究，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制度提供建议。[①] 邵珍珍、赵宏（2013）认为应当打破传统封闭单一的家传、师传的传承方式，以非遗进校园，作为非遗传承的新途径。[②] 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需要人的参与，身体在场才能进行非遗传承与传播，李菲（2014）引入“身体”视阈，进行遗产研究的范式转型，探讨西方遗产话语之外的“传承”。[③] 刘润福（2016）认为“技”、“艺”、“新”三要素是非遗传承的核心关键。[④] 陈明秀（2017）围绕如何将非遗中的无形文化遗产进行创造和成果的展示，以及后续如何传承等问题进行了研究。[⑤] 和丽春（2018）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为研究对象，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方式——口传心授内在认同体系，同时解构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内在认同体系的三个构建要素，以此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内在动力。[⑥] 黄龙光（2017）认为当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特殊的传承语境，因此出现原生地原生传承、原生地次生传承与离散地衍生传承三种传承主要路径，探讨传承语境和传承路径的关系，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有效传承。[⑦]张海涛、曲贵卿（2018）从非遗教育传承的角度出发，认为需要建设一个系统性的“复合主体”，由非遗传承人、政府、文化事业机构、学校、企业和社会共同合成的，以此充分发挥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的作用。[⑧]进提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标准体系的构建，他们认为标准体系应当由制度性结构、梯次性结构标准体系、分层性结构标准体系和程序性结构标准体系的复合体。[⑨]还有一系列文章，如孙九霞（2018）《社会资本视角下非遗传承人的地位获得》、李娜（2018）《浅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分类及生存现状》、苑利（2019）《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认定标准研究》等文章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分类、现状、地位获得等方

[①]董杰、敖其：《略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中的佐证材料》，《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2年第4期，第129-133页。

[②]邵珍珍、赵宏：《国外政府保护纺织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经验与启示》，《中国市场》，2015年第41期，第102-103页。

[③]李菲：《身体与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的范式转型》，《思想战线》，2014年第6期，第110-116页。

[④]刘润福：《从中日比较谈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传统手工艺保护》，《装饰》，2016年第12期，第30-36页。

[⑤]陈明秀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延吉：延边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80页。

[⑥]和丽春、张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中内在认同体系构建研究》，《遗产与保护研究》，2018年第10期，第21-23页。

[⑦]黄龙光:《当前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三条路径》,《思想战线,2017年第1期,第150-155页。

[⑧]张海涛、曲贵卿:《论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传承的复合主体》,《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9期，第13-17页。

[⑨]柏贵喜、王通:《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保护的标准体系构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4期，第52-56页。

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等等，不一而足。

第二非遗英文文献方面。在SpringerLink数据库，以“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为主题词检索英文文献，共有16042条目，如《考古百科全书》中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ICH）道：ICH在最字面的形式上可以定义为没有物质形式的遗产，例如通过口口相传传递的信仰体系、创作的歌曲或没有书面形式的语言，通过这种方式，无形的事物与有形的事物直接相连。[①]在一篇题目《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移民的人类学：一个未知的领域》（2013）[②]论述到：ICH是一个复杂的概念，经过近十年的激烈争论和深刻反思，随着当地从业者和利益相关者以及非政府组织和社群组织的日益参与，它不仅在学术领域，而且在社群层面都得到了更广泛的接受；而来自世界各地的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是其定义的基本力量，主要是因为ICH在传统上是由人类学来研究解决相关问题，但ICH现在正在获得新的含义，或正在从创新的角度进行研究，而移民背景下的ICH是一个几乎没有得到解决的新兴领域。

在PQDT国外博硕士论文全文数据库中，以“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把论文起点定于2003年，输出相关条目有54446条，每年的分布情况如图：



可以看到论文逐年分布情况和高峰时段。在进一步点击“精确检索”后，输出条目有151条。硕博论文的选题中分布学科也非常广泛，其案例的考察、田野调研研究较多，非遗的活化、复兴、转型、伦理、社群，有关于中国案例的，如《让无形变得有形：通过现代中国古琴文化重新发现音乐与幸福》（Making the Intangible Tangible: Rediscovering Music and Wellbeing Through the Guqin Culture of Modern China）、《21世纪中国花儿歌的转型》（The transformation of hua'er songs in 21st century China）、风水还有一些硕博论文，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成：传统与真实、社群与人文》（The mak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radition and authenticity, community and humanity，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博士论文，2004）等等。

[①]Springer, Cham.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Encyclopedic Dictionary of Archaeology[DB / CD].https://doi.org/10.1007/978-3-030-58292-0_90173,2021.

[②]Amescua, C. Anthropolog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Migration: An Uncharted Field.[A].SpringerBriefs in Environment, Security, Development and Peace [C]. (2013).

英文文献很多主题都很前沿，需要更多时间去解读。

总之，前人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在内容上涉及广泛，主要集中在概念、现状、价值和保护传承中出现的问题及其对策等方面，研究了非遗的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在后申遗时代，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保护也进入到高质量推进阶段，许多提出了一系列标准体系建设的建议。这其中有关非遗传承、保护的理论研究是本文撰写的参考，将为后期的田野调查和论文撰写提供理论和案例准备。但不足的是，现有研究多集中于传统技艺、艺术类等非遗项目，对于传统医药类非遗涉猎不足，这也是本文开展研究的原因所在，因为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还有非遗标准体系如何落地仍然需要在实践中考察，而信州火针作为地方民间文化，可以为在国家非遗政策、标准如何落地方面提供现实案例，另外本文也想要解决移民背景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信州火针的传承人是由山东移民到江西，而江西本土针灸如西弘学派如今并无人自称为其传承人，然而由于能力、精力、材料所限，无法担当此重任。

1.2.3 “后申遗时代”针灸非遗研究

本文还需要基于非遗语境，对中医针灸的保护、传承研究进行综述，笔者以“中医针灸”+“传承”为关键词，在2022年3月在中国知网（CNKI）、万方、读秀等数据库进行了检索，共检索到304篇文献，文献时间从2011-2022年，经过笔者根据相关性进行筛选，大致情况如下。

（1）针灸流派及其传承研究

针灸学派、流派概念研究。笔者发现针灸学派的定义在申遗前后发生了变化，申遗之前，针灸流派、学派的定义有以下观点。医学者魏稼（1983）认为，流派是指具有共同观点、理论、主张、见解、习气、倾向、工作方法、内容的学者而形成的学术派别，学派与流派的概念并不尽同，流派涉及范围较广，它是学派的低级形式，并不都有系统的学说。[①] 医家李锄（1992）指出学术领军者、拥戴者和传播者、学术著作、学术影响和形成流派后公认的派名是学术流派形成的五个条件。[②] 著名中医学者任应秋（2008）提出：“凡一学派之成立，必有其内在的联系，否则，便无学派之可言。所谓内在联系，不外两端：一者师门授受，或亲炙，或私淑，各成其说而光大之；一者学术见解之不一致，各张其立说，影响于人”。[③] 中医针灸申遗之后，中医医学文献研究者王莹莹（2015）指出针灸流派和学派判定标准发生了变化，针灸流派和学派的认定需要历史传承百年以上，有

[①]李锄：《针灸流派议》，《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174-178页。
[②]李锄：《针灸流派议》，《南京中医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第174-178页。
[③]任应秋编：《任应秋论医集》，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年，第374页。

清晰的传承谱系并且以活态形式存在和传承着的形式。[①] 南京中医药大学张凌云的硕士论文（2018）以当代二十六个针灸流派为研究对象，将其分为六大类进行研究，他认为：针灸流派是以独到的思想、手法等学术造诣为基础，有相对稳定的传承体系，以论文或著作为具体表现形式的学术建构体系，不断发展和壮大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学术派别。[②]

针灸流派的具体研究。盛雪燕（2016）等人以当代十一家针灸学术流派为研究对象，系统总结其学术渊源、思想和传承谱系等方面，为临床诊治医师提供借鉴资料，同时促进当代针灸学术流派的进一步传播与继承。[③] 广州中医药大学杨秋晔的硕士论文（2011）则是以当代十七位针灸名家为研究对象，对他们的发展源流、存在现状传承困境等方面进行系统研究，总结认为当代针灸学术传承的主要途径还是师传，家传方式明显减少，且国家交流作为针灸流派传承的新方式，逐渐为针灸学家们所推崇。[④] 还有学者以地域划分，对针灸流派传承展开研究，如陆氏针灸研究，吴焕淦（2010）等人主要从历史渊源、主要特色、传承研究、保护措施等方面阐述陆氏针灸流派的形成过程、传承过程与措施。[⑤] 李嘉健(2015)等人以近现代北京针灸流派的传承发展为研究对象，梳理了北京中医传承的特点如具地域特色的御医群体、中西医融汇的历史背景，总结北京针灸流派传承的特点如师承名医群体、清宫御医体系等，并就此围绕北京中医针灸流派的发展现状，提出溯源学术历史、总结临床经验等，从而发展北京中医针灸流派。[⑥]

江西针灸流派的研究。徐春娟（2008）等将席弘、席弘学派针灸学术思想的进行系统整理。[⑦] 同样对席弘及其学派针灸学术思想整理研究的还有潘思安（2014）[⑧]、潘鑫（2016）[⑨]、谢宇锋（2017）[⑩]、颜志浪（2019）等。[⑪] 黄纪

[①]王莹莹、杨金生：《对中医学术流派与传承方式的若干思考》，《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5年第1期，第44-46页。

[②]张凌云：《当代针灸流派的形成过程及影响因素研究》，南京中医药大学硕士论文，2018年。

[③]收入论文集甘肃省针灸学会编：《甘肃省针灸学会2016年度学术年会暨针灸推拿科研思路设计培训班郑氏针法的临床应用培训班论文集》，甘肃，2016年。

[④]杨秋晔：《当代十七位针灸名家学术传承及流派探讨》，广州中医药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⑤]吴焕淦、张志枫：《陆氏针灸流派的形成与传承研究》，《上海针灸杂志》，2010年第1期，第1-5页。

[⑥]杨秋晔：《当代十七位针灸名家学术传承及流派探讨》，广州中医药大学硕士论文，2011年。

[⑦]徐春娟、陈荣：《席弘、席弘学派与《席弘赋》》，《中国针灸》，2008年第11期，第845-847页。

[⑧]潘思安、赵钊：《《席弘赋》针灸学术思想探源》，《中医药学报》，2014年第5期，第149-151页。

[⑨]潘鑫、李丛：《《席弘赋》针灸学术思想探微》，《江西中医药》，2016年第4期，第9-11页。

彬（2014）等则是对江西旰江区域的席弘学派中针治耳鼻喉科病症方面学术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并且考据手法、学术特点，认为清代新安喉科医家郑梅涧《重楼玉钥》亦私淑了席弘针派的针法。[①] 何晓晖（2018）等人则是全方位概述旰江医学的系统整理，其中也是涉及对江西针灸流派的整理研究。[②]

（2）针灸教育传承研究

蔡建鹰（2008）等人提出以中医的特点培养人才，加强中医典籍的研读和传统文化的教育，以期找到适合当下传统中医发展与传承的人才培养之道。[③] 杨金生（2009）认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携带者，针灸传承主要包括技术、理论、文化三方面传承，应该根据传承人的实际情况和传承的重点，采取相应的传承方式，并且系统整理该传承人的学术思想，继承其临床治疗的特殊经验与祖传的独特治疗手段。[④] 杨峰（2011）针对针灸理论的传承，归纳出五种传承方式：接力式、水纹扩散式（渐增式）、衰减式（渐衰式）、义项丛生式、运用范围拓展式，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更为深刻地理解和认知经典针灸理论，为当下的传承、运用提供有益的借鉴与启示。[⑤] 杨峰（2011）认为经典注释对于针灸理论的传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注家的注释系统进行整理研究，有助于较为全面地展现经典针灸理论传承的历史，从而也就更深刻地理解了针灸理论本身，也有利于经典本身的传承。[⑥]

沈梅红（2013）提出针灸学是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结合，并以隐性知识为主，隐性知识主要产生于针灸医家长期临床实践中，具身体验的而产生的独特经验知识，包括“技能”和“认知”两个维度，围绕如何传承中医针灸隐形知识，她指出要建立完善的中医针灸实训教学模式，二要有更加开放的大学生实训基地，三则需要实施临床操作。[⑦] 董勤（2013）认为中医针灸的隐性知识具有以下特点：

---

⑩谢宇锋、杨宗保：《旰江针灸流派的学术源流及特色探析》，《中国针灸》，2016年第3期，第327-330页。

⑪颜志浪、刘根林：《江西旰江席弘学派针灸学术思想总结研究》，《江西中医药》，2019年第3期，第5-7页。

①黄纪彬、谢强.：《旰江席弘针派耳鼻喉科学术特点初探》，《江西中医药》，2014年第11期，第3-4页。

②何晓晖、陈明人编：《旰江医学研究》，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8年，第38页。

③蔡建鹰、陈佳：《正确理解中医药“申遗”与传承人才培养的问题》，《福建中医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第68-69页。

④杨金生、王莹莹：《对中医学现代传承发展的思考》，《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09年第4期，第263-265页。

⑤杨峰：《经典注释与针灸理论传承——以《素问》杨王注比较为中心》，《辽宁中医杂志》，2010年第8期，第1490-1494页。

⑥杨峰：《从《素问》杨王注看针灸理论解释的思路》，《辽宁中医杂志》，2010年第7期，第1229-1231页。

⑦收入论文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编：《第三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论文集》，北京，2013

意会性、个体性、非理性、情境性，因此难以用一般的课程讲授的方式进行效传递，应建立与隐性知识特点性质相适应的传承路径，配套的课程设计，符合培养针灸人类“临床能力”的课程目标，以此培养中医针灸人才。①

王飞（2016）指出针灸传承教育现状中仍有不足之处，建议通过优化理论课程体系、加强理论与临床实践教育相结合、致力科研等多途径来实现针灸人才的传承培养。②于冬冬（2018）等认为在当代“一带一路”的大战略背景下，在内要加强我国针灸推拿的主体地位，深化中医针灸教育改革，合理设置课程体系，提升外语水平；对外进行交流与合作，制定适合国际化的针灸推拿专业人才培养模式。③王莹莹（2012）提出中医理论博大精深，与传统文化关系密切，中医理论和中医技术承载着中医文化，因文化而传承，在保持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中医文化传承观，继承历代中医优秀文化针灸文化，以“继承不泥古，发展不离宗”的文化传承态度，积极挖掘传统针灸文化和理论的价值，并且在针灸人才培养的过程中更加注重传统针灸文化的学习和中医思维的构建。④ 肖芒（2016）从人类学视野出发，探讨中医针灸申遗之后，中医针灸文化应当从针灸理论回归与创新、多元文化观的管理新模式、正确的传承方式和路径以此让中医针灸的文性与科学性在今天的文化生态中展现出来。⑤

综上所述，近年来关于非遗的相关研究不断增多，为申遗之后的发展与活态传承保护提供了愈加完善、行之有效的理论支撑，将为本文研究和论文撰写提供理论和方法。非遗研究领域也形成了一定的核心作者群，如高丙中、苑利、麻国庆、彭兆荣等，但核心作者群更是高屋建瓴地研究非遗的理论问题，而对于非遗传承人选拔、传承方式的路径等，难以具体而微地考察；而研究非遗传承人和传承的具体案例和田野调研的以青年后学较多，他们对于非遗本质的认识有时候又不足。因此本文尝试弥合这样的沟壑，以中医药中的中医针灸为案例，中医药和针灸治疗，具有普及性、全民性，几乎每个人一生中都可以接触得到，而目前非遗研究中关于传统医药类特别是中医针灸类的开展不足。中医针灸入选联合国教

年。

①收入论文集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编:《第三届世界中医药教育大会论文集》，北京，2013年。

②王飞：《针灸传承教育人才培养的思考与建议》，《世界最新医学信息文摘》，2016年第52期，第44-47页。

③于冬冬、华金双：《“一带一路”战略下针灸推拿专业人才培养浅析》，《中医药管理杂志》，2018年第15期，第36-37页。

④王莹莹、杨金生：《传承文化,创新医术——“中医针灸”成功申遗一周年之感想》，《医学与哲学(A)》，2012年第4期，第68-69页。

④肖芒：《“非遗”光环下的保护与传承——人类学视野下中医针灸的文化探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6年第1期，第117-125页。

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学者对其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探讨其临床疗效，缺少从人文社会科学角度研究中医针灸作为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当今的传承与保护问题，且研究者大多为针灸学者，缺少跨学科的视野对中医针灸非遗展开问题研究。因此，在后申遗时代，如何传承和发展中医针灸的科学性和文化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本文从文化遗产学的角度以信州火针作为个案研究，剖析信州火针作为中医针灸非遗的一部分，在当下传承与发展的困境，探讨当下中医针灸非遗传承和保护路径；探讨如何在后申遗时代，打破和消除今天发展与传承中医针灸非遗的困境与障碍，使其展现新的生机与活力。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交流交往日益密切，而中医针灸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也在世界各地传播，针灸如何从地方、流派、民族走向世界，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1.3 研究方法和研究框架

1.3.1 研究方法

（1）历史研究法

通过收集、鉴识和梳理中医针灸的历史文献，如典籍、专著、论文，进行系统整理，力求达到对历史上针灸传承和发展路径的科学认识。对历史文献的运用，也将可作为针灸非遗田野调查中所观察到的各种现象的背景和注解。从而也对中医针灸、信州火针的形成有深入而全面的认知。这也是非遗保护的静态保护方法。

（2）田野调查法

田野调查法，也即实地参与现场的访谈、调查和研究工作，主要是动态考察信州火针非遗的传承状况，是本文的重要研究方法。通过对信州火针有关政府部门和社区、传承人的实地访谈，了解“信州火针”的传承情况、发展困境以及近年来为保护传承和发展推广所采取的措施等。

笔者与导师围绕“信州火针”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先是于2021年下半年、2022年上半年进行网络调研，如在“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网·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馆”https://www.jxich.cn/#secondPage)查到非遗名录、锁定“信州火针”，之后调查传承人相关信息和联系方式，进行电话和微信联系。由于疫情原因一再推迟实地调研，于2022年7月和11月先后两次去到上饶市信州区进行实地考察，又多次用微信与信州火针传承人纪学军先生访谈、传递相关文件和信息，主要调查情况如下表：

表1-2： 信州火针调查时间一览

调研时间	地区	受访人姓名	性别	年龄	职务	访问的主要问题
2021-6月至2022-10月	电话、微信调研	纪学军	男	52	信州火针区级传承人	与传承人保持联系，获取信州火针传承和医馆经营的最新动态
2022-7-04	信州火针中医馆	纪学军	男	52	信州火针区级传承人	信州火针发展现状、中医馆经营现状
2022-7-05	信州文化馆	陶标	男	48	信州文化馆馆长	信州火针发展现状、当地政府保护措施、资金投入情况
2022-10-24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	程明	男	60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主任	查阅信州火针省级、区级申遗申请书、咨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经历和未来目标
2022-10-24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	刘梅	女	50	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保护中心研究馆员	查阅信州火针省级、区级申遗申请书、咨询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经历和未来目标
2022-10-24	微信	纪学军	男	52	信州火针区级传承人	讨论信州火针的处方格式，并帮助设计出满意的民间用处方笺
2023-3月至4月	微信	纪永盛	男	54	信州火针普通性传承人	校对口述材料
2023-3月至4月	微信	纪学军	男	52	信州火针区级传承人	校对口述部分和提供了更多荣誉证书和火针进校园的信息

(3) 演绎分析法

根据火针相关历史文献、“信州火针”的历史和申遗材料，结合田野调查收集的各项资料，以口述材料为支撑，通过逻辑分析法和演绎归纳法，对“信州火针”在“后申遗时代”的保护传承和推广中存在的问题和困境进行分析与总结，

梳理“信州火针”保护传承与发展的历史谱系，为今后的发展趋势提出展望。

1.3.2 研究框架

本文鉴于”后申遗时代”中医针灸仍然存在失去真传的现象，调查江西省省级非遗项目“信州火针”的传承状况，包括政府支持状况、传承人的传承行为、医患关系等，以此来探讨“后申遗时代”中医针灸活态传承的具体而微的路径。

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介绍本文的研究背景、目的、意义。通过文献综述，概述学者对非遗的研究情况，特别是对中医针灸非遗研究的理论成果，并概括说明研究内容、方法以及创新点。

第二部分是火针和信州火针历史溯源，通过梳理相关中医针灸典籍、文献，以及查阅信州火针的非遗档案材料，整理火针发展历史，并且探讨信州火针与历史上江西针灸流派的关系。

第三部分是信州火针的传承和保护状况的田野调查，了解基层文化管理部门非遗保护政策、传承人对信州火针的非遗方面的认知和传承情况，患者、社群对信州火针的了解情况，梳理信州火针传承历史和分析其传承影响因素及存在问题。

第四部分是信州火针传承内容及其特征的分析，系统梳理信州火针传承谱系。通过对文献资料和访谈调查结果的梳理，总结信州火针诊疗方式和特色。

第五部分是对信州火针传承在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下提出的建议，本次研究不足之处以及今后进行相关研究所提出的一些建议。

1.4 创新点和不足

本文综合文化遗产学、历史学、文献学等学科视角开展研究，以江西省省级非遗项目“信州火针”为个案进行的考察，以口述材料的收集、深度的田野调查为手段，重新审视“后申遗时代”中医针灸非遗的传承所面临的矛盾，为中医针灸传承的理论与路径提供新的思考。

不足之处在于，本论文写作涉及中医药特别是针灸知识专业性很强，由于本人跨学科考察中医针灸，专业知识和时间的局限，对中医针灸相关文献与理论知识并没有达到全方位的阅读与理解，加之笔者知识储备、阅历和眼界思维的限制和实地调查访谈所得资料有限，因此本文的研究成果还不够深入。中医针灸文化之浩瀚，且国家围绕加大中医药的保护政策不断提升。因此，本文研究还待有机会进一步深入探讨。

2 火针和“信州火针”传承的历史溯源

中医针灸是在中国起源、形成、发展起来的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带有鲜明中国文化特质并世代相传的传统医药知识体系，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火针是中医针灸疗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源远流长，火针疗法是将特制的针具用火烧红针体后，以一定的手法，迅速刺入人体一定的腧穴或部位，以祛病除疾的一种方法，具有温经散寒、疏通经络作用，在临床可用于对虚寒痈肿等症的治疗，属于针灸学范畴。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3条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对体现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历史、文学、艺术、科学价值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传承、传播等措施予以保护。 一般来说，前者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静态保护，后者被称为动态保护。对火针和“信州火针”进行历史文献的回溯非常有必要。

2.1 火针的历史源流和历史传承

2.1.1 火针传世文献的知识考古

火针的发展应用两千多年历史，火针经历了简陋的工具、原始的操作方法等历程，通过历代医家的改进、发展和完善，火针针具及其操作方法逐步规范。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便有使用砭石为针放血治疗疾病的例证，而针灸的针即起源于“砭石”，据《说文解字》记载，“砭，以石刺病”[①]。 也就是说，最早的针灸针具是石制石质的。另，晋代郭璞在《山海经传》注解：“砭针治痈肿者”。[②] 后来古代金属冶炼技术的发明，使得针灸针具有了革新，因此产生了金属针，并很快取代砭石，金属针具成为刺疗的主要工具。

春秋战国至两汉时期，我国最早的医学著作《黄帝内经》就比较详尽的论述了有关火针的适应症和使用方法，此时尚名“卒针”“火粹”“粹针”“粹刺”“粹针”，如在《黄帝内经》的《灵枢·官针》中就记有：“淬刺者，刺燔针则取痹也”。[③]元代窦桂芳认为《黄帝内经》“九针”中的“大针”即是火针针具，这一观点被后人广泛接受。[④]

[①]（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452页。

[②]（晋）郭璞：《山海经传》，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20页。

[③]（宋）史崧编、周鸿飞，李丹点校：《灵枢经》，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7年，第18页。

[④]黄涛、王旭东编：《中医名词考证与规范第5卷针灸、推拿养生康复、总索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第77-78页。

东汉末年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有关于“温针”和“烧针”的记载，如“温针者，针用必先烧温，以去其寒性也”；“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者，必发奔豚。”[①] 后人认为即是火针疗法。《伤寒杂病论》是我国第一部理法方药完备、理论联系实际，以阐述外感疾病与内伤杂病辩证论治的经典临床著著作，成书后战乱散佚不全，后经历代医者整理完善，现通行的《伤寒杂病论》版本主要指宋治平年间经林亿等人校正的刻本。而《伤寒论》的另一传本《金匮玉函经》中，记载有“火针”，应该是此名词的最早出处。再后，晋代陈延之《小品方》中记载：“初得附骨疽，若失时不消成脓者，用火针、膏、散”，[②]这是火针疗法用于外科证候的较早记载，直至唐代孙思邈将火针疗法用于外科。东晋皇甫谧记载于《帝王世纪》中的“尝百药而制九针”的故事，记载了伏羲创制九针的最早传说。[③] 真正起名火针法的是唐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曰：“火针亦用锋针(即三棱针)以油火浇之，务在猛烈，不热即于人有损也。”[④]《千金翼方》中有“处疖痈疽，针惟令极热”的论述等。[⑤]孙思邈所著《千金翼方》堪称中国医学百科全书，内容极其丰富，除内科儿科针灸各科理论方药俱全之外，尚包括医德、伦理、宗教、民俗等内容。自此，后世人将火针沿用至今。

到了宋代，火针的治疗范围不仅扩大，并且操作方法更加详细，北宋王怀隐《太平圣惠方》记载了使用“烙”“针烙”“烙法”“点烙”等。“有此状证，速宜点烙，及依后方治疗，必得痊平也”[⑥]；“诸发肿都软而不痛者，即并宜针烙”[⑦]。南宋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是另一部文献价值、临床价值均较高的针灸书，开创了火针病案记载的先例[⑧]，对后世针灸学的影响实际远超北宋官修针灸经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针灸资生经》主要的学术特点在于腧穴主治编辑方式的变革、详考《铜人》孔穴、取穴注重压痛点等内容。元代齐德之《外科精义》使用“针烙之法”，如“盖疽肿皮厚口小，肿多脓睡出不快者，宜用针烙。”[⑨]

明代针灸大师高武的《针灸聚英》，不仅详细论述了前人的针灸成就，还详

---

①（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白云阁刻本，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0页。
②（南北朝）陈延之撰、高文铸辑校注释：《小品方》，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年，第209页。
③（晋）皇甫謐：《帝王世纪》，济南；齐鲁书社， 2010年，第6页。
④（唐）孙思邈撰、鲁兆麟主校：《备急千金要方》，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447页。
⑤（唐）孙思邈撰、彭建中等校：《千金翼方》，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年，第235页。
⑥（宋）王怀隐：《太平圣惠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第490页。
⑦（宋）王怀隐：《太平圣惠方》，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8年，第517页。
⑧（宋）王执中：《针灸资生经》，北京：中国医药科学技术出版社，2021年，第304页。
⑨（元）齐德之著；裘钦豪点校.《外科精义》，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0年，第27页。

细论述了火针疗法的针具材料、制作、加热方法、刺法（进针、深度）、注意事项及其适应症、禁忌证，而且阐述了火针疗法的功效机制。[①]《针灸聚英》的地位在于：这是继汉代医家编《明堂经》首次全面总结腧穴主治症之后，又一次系统地整理针灸腧穴文献，对于腧穴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此外，高武还在《针灸素难要旨》中称火针疗法为“燔刺。”[②] 其后到了清代，王肯堂在其著作《证治准绳》中使用“烧针烙”[③]， 吴昆则是使用“粹针”。由于清代针灸学式微，针灸医者并没有将火针进行多少创新，只是继承前人的观点，如李学川《针灸逢源》就部分摘抄了《针灸聚英》中关于火针的论述[④]，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传承了经典。《针灸逢源》为针灸综合性典籍，理论与临床兼备，内科与儿、外、五官各科兼及，针灸与方药兼容，宗经而不泥，遵俗而不俚，一经出版，便得到医家的赞誉。《针灸逢源》现存版本有三个系统，其中刊行最早版本为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始刻本，内容最佳本为经李学川本人修订五年后再次梓行的清道光二年（1822）复刻本，除此尚有由李学川之子李嘉时配补的清同治重印本，以上三种，均保存良好。

古往今来，在众多医家的持之以恒的努力下，火针疗法得以代代传承、不断完善和发展，泽被后世，这实在值得庆幸。然而，由于火针存在重灸轻针、重药轻灸等问题，以及近现代中西方文化碰撞下中西医地位的变化，西医升而中医降，传统中医饱受偏见、歧视，受到排挤。针灸业或兴或衰，起伏周折，逐渐衰落，濒于失传。虽然火针在医学学术界并不受追捧，但火针疗法以简便廉价的特点，仍然得以顽强地活跃于民间，深受广大劳动人民的欢迎。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制定了发展中国医药卫生事业的政策，使中医学、针灸学得以焕发新生，火针也随之从濒临失传的边缘重新得到重视和推广。1959年北京中医学院《简明针灸学》使用了“燔针焠刺”一名[⑤]，其后大多数医书使用“火针疗法”一名。

总之，火针经过几千年的传承、传播与发展，从无到有，由浅入深，逐渐成为临床祛病除病的独特治疗方法。特别是近年来，我国政府大力发展和推广传承中医药，火针疗法将会谱写新篇章。

2.1.2 针灸传承的出土文物考证

针刺工具传承的考证

[①]（明）高武撰、闫志安等校注：《针灸聚英》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年。

[②]（明）高武撰:《针灸素难要旨》卷二上《灵素》，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8年，第7页。

[③]（明）王肯堂著、吴唯等校注：《证治准绳》，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年，第236页。

[④]（清）李学川撰、孙洋等校注：《针灸逢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年，第174页。

[⑤]北京中医学院编：《简明针灸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9年，第16页。

一是，原始针具——砭石的物证

如前所述，一般认为砭石是针的前身。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旗头道洼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一枚经过磨制的石针，一端有锋，呈四棱锥形，另一端扁平有孤刃。[①]这经考古工作者与医史工作者鉴定，被认为是针法的原始工具——砭石。[②]在汉代画像石中也见砭石身影，山东微山两城镇发现的一块汉代画像石，扁鹊被刻画为人首鸟身的形象，在画面中扁鹊一手执针，一手诊脉，正在为人诊治疾病。学者们一般将这类图像称为“扁鹊行医图”或“神医扁鹊图”[③]。还有伍秋鹏认为济南大观园墓门画像上扁鹊手握之物为砭石[④]。

二是，针具传承种变异为骨针、陶针、金属针的考证

针具的材质不仅是石制，古人也将动物骨骼和陶土作为原料加工成针刺工具。如在四川巫山大溪文化遗址出土了两枚新石器时期骨针[⑤]；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遗址的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两根灰黑色陶针[⑥]。

随后，生产技术的进步，金属工具的发明和运用，逐渐出现了青铜针、铁针、金银针等针刺工具。如1978年在内蒙古达拉特旗发现一枚战国时期的铜质砭针，长4.6cm，一端为针尖，腰呈三棱形，一端为半圆状刃，形状似内蒙古头道洼出土的砭石。[⑦]在河北满城西汉墓中出土了4件金针和5件残损的银针[⑧]，在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了3件银针[⑨]，在重庆老油坊遗址汉代地层出土了1件铜针，[⑩]其中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土的4根金针和5根残损的银针，被认为是古代九针的部分实物。[⑪]

2.1.3 针灸传承的出土文献要览

一是，马王堆墓出土有帛书，其中有关经脉文献的主要是《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乙本、《脉法》及《阴阳脉死候》。其中《足臂十一脉灸

①常存库著：《中国医学史供中医药类专业用新世纪第2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②王雪苔著：《雪苔针论》，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年，第10页。

③伍秋鹏：《汉代画像石上的扁鹊图像探析》，《中国美术研究》,2021年第3期，第4-10页。

④伍秋鹏：《汉代画像石上的扁鹊图像探析》，《中国美术研究》,2021年第3期，第4-10页。

⑤杨华、丁建华：《巫山大溪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四川文物》,2000年第1期，第9-19页。

⑥张从军编：《图说山东龙山文化》，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3年，第67页。

⑦张立剑、杨峰：《针灸出土文物概说》，《针灸杂志》,2011年第5期，第343-345页。

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北省文物管理处编：《满城汉墓发掘报告》上册，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16-119页。

⑨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编:《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52-54页。

⑩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编：《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2001卷》上，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29页。

⑪钟依研：《西汉刘胜墓出土的医疗器具》，《考古》,1972年第3期，第49-53页。

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甲这两本著作，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较全面记载了人体十一条经脉循行路线及所主疾病的文献。[①]

二是，敦煌文献中发现了《灸法图》和《新集备急灸经》，二者是现存最早的绘有腧穴图谱的灸疗专著。[②]敦煌文献不仅有很高的临床应用价值，同时也为研究中国针灸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为研究唐朝及唐朝以前的针灸治疗疾病的经验和文献资料提供了重要的文献支撑）。[③]敦煌作为历史上的交通要道，也证明了针灸传播之远。

三是，成都老官山汉墓天回医简出土有八部医术竹简，涉及针灸的主要是《脉书・上经》《脉书・下经》《逆顺五色脉臧验精神》《刺数》《经脉书》以及一个人体经脉髹漆木人等。老官山汉墓中所出土的西汉经穴髹漆人像身体上用白色或红色描绘的经络线条和穴位点，其中阴刻的白色经脉细线共29条，有24条纵行线条分别平均分布于四肢，与传世文献《灵枢・经脉》篇中所记十二经脉循行分布的内容相似，西汉经穴髹漆人像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经穴人体模型。[④]而《刺数》医简是单独成书，专载针灸临床刺法原则和40首针方，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记载刺法和针刺处方的专书，其“针方”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规范针刺处方。[⑤]《天回医简》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国内迄今为止发现的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最具理论和临床价值的古代医学文献。

2.2 火针疗法传承的历史源流

2.2.1 火针疗法变迁的历史文献记载

火针疗法最早记载见于张仲景的烧针发汗针法，《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多处提到烧针和温针的运用，其具体操作是针刺与火热相结合，烧针可助阳发汗，如《伤寒论》第117条曰：“烧针令其汗，针处被寒，核起而赤，必发奔豚。气从少腹上冲心者，灸其核上各一壮”。[⑥]明代高武的《针灸聚英》中有对火针疗法比较全面的论述，如“先以左手按定其穴，然后针之”；“凡行火针，一针之后，疾速便去，不可久留，寻即以左手速按针孔上，则痛止，不按则痛甚”。

---

①欧阳八四.：《《足臂十一脉灸经》与《阴阳十一脉灸经》经脉循行比较研究》，《中医药信息》，2016年第5期，第98-101页。

②张立剑、杨峰：《针灸出土文物概说》，《针灸杂志》，2011年第5期，第343-345页。

③丛春雨：《谈敦煌古医籍的学术成就和文献价值》，《中医文献杂志》,1997年4期，第1-3页。

④梁繁荣、曾芳:《成都老官山出土经穴髹漆人像初探》,《中国针灸》,2015年1期，第91-93页。

⑤张逸雯、翁晓芳：.四川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出土医简和髹漆经脉木人研究综述》,《中华中医药杂志》，2020年1期，第287-291页。

⑥（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白云阁刻本，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0页。

[①]清代李学川在《针灸逢源》里对火针的刺法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强调“烧时令针头低下恐油热烧手，先令他人烧之，医者临时用之，以免手热”。[②]赵竹泉《医门补要》提出了火针针刺的角度，如“背与腹用火针，要斜刺方不伤内膜害人，惟手足可直如”。[③]

火针相较于冷针，它的主要缺点是痛感较为强烈，对于火针疼痛感与其他针灸方法的对比，明代高武将火针与艾灸做了一番比较，如“灸则直守艾灼烧过，痛则久也；火针虽则视之畏人，其针下快疾，一针便去，痛不久也。以此则知灸壮候数满足，疼久也；火针只是一针，不再则痛过也”。[④]这也意味着只要术者技术娴熟，针具、穴位选择恰当，就可以减轻火针的疼痛感，数次治疗后，绝大多数患者最终均能接受火针疗法。这是针对古代的直接灸法而言的，现代灸法多采用间接灸，但疗效相较于古法为差。

2.2.2 火针疗法的当代文献记载

火针传承千年，在众多医家的实践与总结中，其针灸方法、针具使用、操作要点都已逐渐成熟。笔者阅读现行针灸教材（全国中医药行业高等教育“十三五”规划教材、《国家标准针灸技术操作规范》（中国针灸学会）、《火针疗法》（杨光主编）系统梳理了火针的针灸方法、针灸用具以及操作要点、针刺方法，当代的表述方法已经一定程度上程式化、标准化，甚至可以说是现代化。笔者将内容总结如下，其目的是与后面“信州火针”疗法进行比较，信州火针疗法还存古制，相比较更加传统，在此可以考虑什么样的表述、表达是对针灸疗法更好地传承。

一是针具规格方面。不同的医者所选择的针具规格不一样，在国家颁布的《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第12部分・火针》篇中并没有注明火针针具规格。在国医大师贺普仁所编写的《火针疗法图解贺氏针灸三通法之一》则是写明了火针针具规格，如火针依据直径大小分为粗中细三种，粗火针直径大于1.1mm；中粗火针，直径为0.8mm；细火针，直径为0.5mm。[⑤]而在贺普仁教授国家级学术继承人李岩主编的《火针疗法》中，在贺普仁教授的学术思想基础上，有所创新，针具规格的选择在0.3~0.6mm之间，根据需要最细可到0.25mm，最粗可达0.8mm，增加了中细火针的说法。[⑥]李岩主编的《火针疗法》是当下全面系统从“理、法、方、术”四个方面对火针疗法进行的深入浅出的讲解，是了解火针疗法著作的通俗读物。

[①]（明）高武纂：《针灸聚英》，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1年，第192页。

[②]（清）李学川辑撰、孙洋等校注：《针灸逢源》，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9年，第174页。

[③]（清）赵濂：《医门补要》，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7年，第1页。

[④]（明）高武纂：《针灸聚英》，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1年，第192页。

[⑤]贺普仁编：《火针疗法图解——贺氏针灸三通法之一》，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

[⑥]李岩、周震编：《图解火针疗法 第2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1年，第41页。

而山西省针灸研究所所长师怀堂根据四十多年的针灸临床经验研制的火针，是“新九针”的一个重要分之，他将火针针具规格范围拓展，师氏火针针具规格为0.5mm-3mm。[①]由此可见，火针针具规格的选择并没有规范化，而是依据临床实践、依据地方性而不断发生变化。

二是操作要点方面。当代论著中一般指明，火针疗法在操作时要注意三个要点，即“红”“准”“快”。“红”是指在针体烧至通红白亮时，迅速刺入穴位。“准”指进针人穴要准，医者应迅速将针准确地刺人穴位或部位。“快”指进针速度快，并敏捷地将针拔出，使患者少受痛苦。在火针通红白亮时迅速入针，则穿透力强，热刺激效果好，且不易损伤肌体，否则易拉出肌肉纤维，疗效亦差。这一过程时间瞬疾，要求施术者全神贯注，动作熟练敏捷。

三是针刺方法方面。在贺氏所编写的《火针疗法图解贺氏针灸三通法之一》中火针的针刺方法有点刺法、散刺法、密刺法和围刺法四种，同时按照出针快慢可以分为快针、慢针法；依据特殊针法，则可分为烙熨法和割治法。[②]他的弟子李岩继承了这些学术思想，并新增了刺络法。[③]杨光强调，在操作上，火针稳定、快速、便捷，一般不需补泻手法，所以相较于毫针，火针的操作更加简单方便；由于火针刺激量大，故不留针，便可取得毫针长时间留针的治疗效果，且火针的治疗间隔较长，可节省患者往返就诊之苦。因此，火针治疗的时间成本较低。[④]

总的来说，火针疗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针刺和灸疗的双重作用。为了规范针刺疗法的临床应用，国家进一步制定了一系列针具器械的标准和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由北京针灸三通法研究会主持制定的《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第第12部分•火针》，2009年8月正式实施，这部标准的发布对火针疗法临床应用的规范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火针技术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治疗方法。[⑤]但是，在地方传承体系中，火针的针具、针刺方法、操作要点，是否可以标准化，还是因人而异，从而体现出多样性，这正是本文的意义所在。

2.3 信州火针与江西席弘针灸学派历史溯源

“信州火针”正是一种地方性的中医针灸，火针疗法是将特制的针具用火烧红针体后，灼刺人体一定的腧穴或部位，从而达到防病治病目的的一种医疗方法，

[①]田文海著：《新九针火针疗法》，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年，第12页。
[②]贺普仁编：《火针疗法图解——贺氏针灸三通法之一》，济南：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第2-15页。
[③]李岩、周震编：《图解火针疗法 第2版》，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1年，第41页。
[④]杨光编：《火针疗法》，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4年，第11页。
[⑤]北京针灸三通法研究会编：《针灸技术操作规范第12部分•火针》，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009年。

属于针灸学范畴。“信州火针”这一名称表明它是在江西省上饶市信州区区域流传和传承的非遗。江西省作为全国雨水最多的省份之一，气候潮湿降水量多，当地居民易患风湿疼痛病，在这片土地上曾有江西针灸流派，也即席弘学派，在马继兴《针灸通史》中提到了江西席弘学派流派，旰江医学也与之关联。当下，民间医术信州火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通过祖辈父子历代传承来治病救人，逐渐掌握了自己独门的火针之暑，形成当地一个传统医疗特色。

历史上江西地区曾出现过一个江西针灸流派，江西针灸流派最早从南宋时席弘起传承至明清时期。此小节主要是梳理江西地区针灸发展的历史情况，试图寻找江西针灸流派与信州火针之间关系。

2.3.1 席弘与席弘学派

席弘，或名宏，字宏达，号梓桑君，后又名横，南宋江西临川人，席弘针灸学派创始人，旰江针灸流派代表人物之一。其家族先贤就有任职太医院,至席弘，随宋高宗南迁江西，世代行医，精于针灸，源远流长，久负盛名。席弘本人没有撰写主著作，但其学术思想经由后人整理得以流传传播，主要有《天元太乙歌》》《神应经》《补泻雪心歌》《长桑君天星秘诀歌》等。[①]《针灸聚英》称席弘“家世以针灸相传”[②]。席弘学派传承至第十代孙席信卿，不仅家传还对外收徒，徒弟有陈会等人(宏纲)，陈会又广传门徒24人，其中以刘瑾最为出名。宁献王，明太祖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当时追崇道教，为弘道，令刘瑾整理其师陈宏书稿《广爱书》，重校后为与道教神仙思想相呼应，从而命名为《神应经》。此后如明代徐凤等针灸医者继续校勘整理席弘学派的著作，如徐凤《针灸大全》所载的《席弘赋》即属此类。此外，明代李梴《医学入门》《杂病穴法歌》中也记载了席弘学派的代表著作《天元太乙歌》《席弘赋》《天星秘诀歌》的各篇内容。而《席弘赋》的流传更是悠久，从明代的《针灸大全》一直到清朝光绪年间的《针灸穴法》均有记载。江西针灸学派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席弘，于是“席弘学派”应运而生。[③]以席弘为宗的针灸学派作为针灸史上的一大流派，对整个针灸学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④]方慎庵《金针秘传》序云：“元明之间，针灸之学益微，历代传习不废者，只有席氏一家”。席弘针灸流派源远流长，在我国针灸学术的发

[①]徐春娟、陈荣：《席弘、席弘学派与《席弘赋》》，《中国针灸》，2008年第1期，第845页。

[②]（明）高武著、高俊雄等点校：《针灸聚英》，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05页。

[③]徐春娟、陈荣：《席弘、席弘学派与《席弘赋》》，《中国针灸》，2008年第1期，第845页。

[④]徐春娟、陈荣:《旰江医家针灸学术思想初探》,《时珍国医国药》,2013年第6期,第1435-1437页。

展中，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①]

2.3.2 信州火针与江西针灸学派的关系推测

江西针灸学派首推南宋的席弘，但席弘学派还有一突出贡献者就是明代刘瑾，刘瑾将其师陈会的著作改编为《神应经》，使席弘学派声名远。刘瑾，明代针灸学家。字永怀，号恒庵。江西人。针灸名医陈会高徒。且明代江西另一个针灸学家徐凤，其著作《针灸大全》收集的《席弘赋》是现存古医籍中最早的韵文文本，推动席弘针法的传播和推广，徐凤针灸学术思想也受到席氏的深刻影响。[②]

信州火针与江西针灸流派之间的联系。据笔者所见，江西针灸流派的传承如今已很难考证，并且信州火针传承人纪学军老师认为其家传火针技术与江西针灸流派并没有传承关系。但一物同源。信州火针与江西针灸流派都是针灸一类。有关江西针灸流派的学术思想一直在历史文献中传承与记载，而其派系的传承已然不可靠，只能从江西籍针灸学者的学术思想中寻找其痕迹。对比江西针灸流派与信州火针的学术思想，笔者试图寻找二者之间的关系。

江西针灸流派中席弘善用烧针针法。据《席弘赋》记载,治疗冷风冷痹、膝痛、便秘均采用烧针针法。如“最是阳陵泉一穴,膝间疼痛用针烧……冷风冷痹疾难愈,环跳腰间针与烧……大便闭涩大敦烧”。[③] 而信州火针其根本就是以火烧针，从这一点可以看到江西针灸流派与信州火针的一些关系。信州火针本就是在众多针灸典籍中，汇聚精粹而生。虽然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能证明“信州火针”自江西针灸流派传承而来，但在两者的学术思想中还是能见到一些相同之处。因此，笔者认为“信州火针”可能与江西针灸流派有某种程度上的联系，甚至是学术思想的传承。

2.4 小结

火针是中医针灸中的一部分，其发展演变伴随中医针灸的发展与传承而继续。通过梳理传世文献中，从火针概念的变化与发展可以看到火针治疗技术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精进；在整理现代文献中对于火针具体操作手法和针具的记载，是围绕火针在现代传承和传播中，对古代火针的一种对比，通过近现代文献的对比，可以看到火针的活态传承。而对中医针灸出土文献的简单梳理和介绍，是为通过

[①]谢宇锋、杨宗保：《旰江针灸流派的学术源流及特色探析》，《中国针灸》，2016年第3期，第327-330页。

[②]谢宇锋、杨宗保：《旰江针灸流派的学术源流及特色探析》，《中国针灸》，2016年第3期，第327-330页。

[③]徐春娟、陈荣：《席弘、席弘学派与《席弘赋》》，《中国针灸》，2008年第1期，第845页。

出土文献和文物对中医针灸传承千年作有利佐证。

“信州火针”发展、传承、传播于江西省上饶地区，而江西针灸流派又是江西地域最为著名的针灸流派，一物同源，有必要通过文献梳理和田野调查，考证“信州火针”与江西针灸流派的关系。虽然“信州火针”在传世文献中并没有记载与江西流派之间存在着必然联系，在田野调查中据“信州火针”传承人纪学军回忆，从祖父辈起没有说到家传火针与江西针灸流派的师承关系。据此，二者虽没有直接的师承关系，但“信州火针”传承者研读中医传世典籍，而江西针灸流派的学术思想也在传世典籍中进行传播推广，笔者认为这也算是一种私淑关系，传承人在医案典籍中学习到了江西针灸流派的学术思想，也可以看作是“信州火针”对江西针灸流派的传承与发展。

总之，火针通过千余年的文化传承，伴随医疗科技的进步，至今已有长足的发展，虽然近代随着西医文化的传入，针灸文化曾遭到重大打击，但中医研究院和各地中医药大学的成立，以及我国当代中医药的政策，使得中医针灸重新焕发生机。

3 “后申遗时代”信州火针田野调查

为保护和发展中医针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在2012年颁布了第一批64家全国中医药传承工作室[①]，其中针灸学术流派11家，而有关各类针灸流派的传承研究也大多围绕此展开。这是后申遗时代我国政府对中医针灸传承的一种方式，而信州火针由于只在江西上饶市信州一带诊疗和传承，有明显的地域性、民间性，并无正式的传承工作室和传承梯队。信州火针的生存和传承，是缘于地方民众的实际需要。江西上饶位于亚热带湿润气候区，其山多，湿度较大，气候潮湿的地理环境，使得当地居民易患寒湿、骨关节疼痛和湿毒之症。正是这一地理背景，“信州火针”及其传承人得以发展。在火针医疗的实践中，根据使用范围和患者的实际情况，传承人采用形式各异的火针针具，总结出一套完整实用操作简便的针灸疗法，并从理论上对火针疗效、临床实践予以科学论证。

3.1 初访纪氏传人及微信调研

纪学军，是江西省级非遗信州火针医疗技术的实际拥有者。2022年7月4日下午，笔者和导师从南昌赴上饶市信州区，在信州区茶香路老市委三楼315，信州区纪氏火针文化传承研究中心见到了“信州火针”传承后裔——纪学军老师。

“信州火针”中医馆为一间办公室，大概50平方米。此处是上饶市政府退休老领导为信州火针提供的行医场所，因为场馆较小，所以馆内较为杂乱，但胜在五脏俱全。在馆内，书桌上除了电脑之外，还堆放着许多医案和中医典籍，摆放着十二经络穴位图、全身骨骼模型、针灸人偶、药材，馆内散发着一股艾草香。墙上贴有中医全身经络穴位图，馆内招牌标明他们主治的各种具体的疾病名称。医馆虽然面积不大，但将经络穴位、疾病治疗的人偶身体可视化，有利于增加患者的亲和度，应可让患者更加相信医者。“信州火针”中医馆馆长纪学军在个人名片上也写着他诊治的疾病明目：“酸胀、肿痛、麻痹、中风、风湿、痹萎、痛风等并发症”。这些精心的布置和安排，向患者展示着他的博识与可靠，而这些具体的疾病名称，也反映了非遗中医针灸的疾病观念正与西医基础概念相结合。

纪学军老师，50岁左右，体形壮硕，时值夏天，办公室开了空调。纪老师身着一身医院的工作服，站如松坐如钟。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民间中医，语速不快，

[①] 洪净、张欣霞：《首批64家学术流派传承工作室确定:以学术流派理论观点和医疗实践中技术方法与方药运用为重点》，《中国中医药报》，2012年第12期，第1页。

但他经常会用生动的表达，和简明扼要的中医理论来帮助患者理解自身的病灶病情。

第一次采访调研，笔者主要询问了纪学军老师学习中医针灸的原因以及家传谱系。纪学军说道：

我出生在老上饶，现在的信州区，祖籍山东。自小跟随我父亲——纪绍宗学习中医、学习中医针灸。我父亲一直在上饶客车厂工作，最早叫红旗机械厂，也是在那里开始他的中医针灸的实践活动，他就经常帮他的工友同事们看病治疗，久而久之，这个口碑就传出去了。我父亲师承我祖父和我伯父纪绍祖，我父亲的二哥就是我的二伯父，是跟着我的曾祖父纪海楼学的中医针灸技术。我父亲和我伯父纪绍祖他们俩一起传承和发展了纪氏火针，申报区级非遗时是用“纪氏火针”名称的，申报市级和省级非遗时就按要求改用了“信州火针”，因为我家从曾祖父辈起就在老地委大院对面有老宅，用“信州火针”可以宣传上饶。而且我们纪家有传统，都要学习传统中医。就是每代都要有一个人一定要学习中医、学医中医针灸。我读中学时礼拜天就和父亲外出下乡给乡下患者治疾，帮着背药箱，一边学习观摩，一边打个下手。参加工作也在客车厂上班，后来做售后维修，那些年去过很多地方呢，西北，西南啊等等，出差都会把药箱带上，有客户患疑难杂症，跑了医院多少回的，我会主动提出我祖传中医针灸，并诊治了一些病友，也传播了传统中医。我父亲是2014年去世的，那时起我就承接了父亲的中医家传事业办了中医针灸馆，经营纪氏信州火针文化传承研究工作室。

说话间，不断有患者前来就诊。图1-4是纪老师现场专心地为一位中年妇女把脉，之后书写病历。笔者作为田野调查的观察者坐在旁边的沙发上，仔细观察着医生和病人的对话，也在观察病人的面色和身体不适所产生的动作。



图3-1 “信州火针”非遗传承人纪学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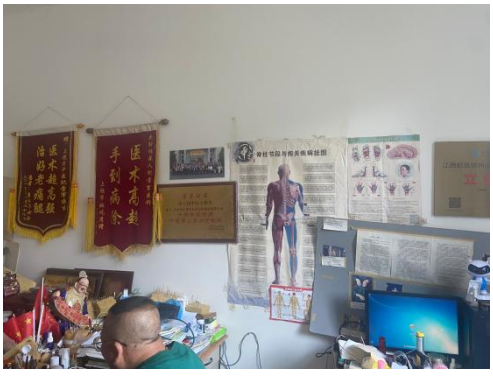


图3-2 信州火针中医馆馆内环境





图3-3 信州火针中医馆主治内容　　**图3-4 纪医师撰写医案**

（图3-1至3-4是笔者2022年7月4日拍摄于信州火针中医馆内）

笔者在现场调查中，感受信州火针非遗项目的传播和推广之广。纪学军老师作为非遗技术的展演者。患者作为非遗技术的感受者。笔者作为非遗技术的记录者。患者很多是慕名而来，还有一位定期从上海过来诊治的患者。信州火针医馆近年来也获得过很多荣誉，传承人逐渐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并被认可、被表彰，逐渐从隐性的民间文化转为显性的主流文化。初访之后，老师与笔者，都与纪学军先生建立了微信联系，后期纪先生又断断续续发给我们他获得的荣誉证书、学术活动、开展的项目证书等，可见表3-1和表3-2。

表3-1：非物质文化遗产信州火针代表性传承人纪绍宗学术活动和成就一览

年份	学术活动	成就
2005	《中国名医大辞典》编纂	入选第一卷
2012	出席第三届全国名老中医临床技术特效疗法会议	特邀嘉宾
2013	第四届全国名老中医临床技术特效疗法会议	传承奖
2017	《中国中医疑难病博学荟萃》编纂	入编第一卷

（来源：笔者整理）

表 3-2：信州火针代表性传承人纪学军学术活动和成就一览

年份	学术活动	成就
2018	第十届中医文化节	十周年纪念奖

		中医事业杰出贡献奖
		全国中医疑难病特效疗法及
2018	中国医学教育协会	军地专家特殊贡献个人
2020	全国最优秀中医理疗	全国最优秀中医理疗传承人

（来源：笔者整理）



图3-5 信州火针代表性传承人纪绍宗入典《中国名医大辞典》



图3-6《十周年纪念奖》



图3-7《全国中医疑难病特效疗法奖》



图3-8《全国最优秀中医理疗传承人奖》

在信州火针医馆里还挂有“江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信州火针”和“信州区纪氏火针文化传承研究中心营业执照”。这是国家对信州火针的一种认可。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https://d.book118.com/436233100200010031